抗戰日報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發行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第四〇〇號
每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五角每月六元五角

德寇元帥克魯治被紅軍擊傷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據海通社巴黎十六日電，曾在奧勒爾庇別爾哥洛德前綫指揮德軍今年短命的夏季攻勢之德寇元帥克魯治，已爲紅軍所擊傷，巴黎日報刊載克魯治的照片，他左臂縛有夾板，狀極狼狽。

蘇境基督教堂呼籲各地教徒全力抗敵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莫斯科訊，十七日，此間消息報公布，由蘇境十九個教堂簽字的呼籲，要求各地基督教徒全力對希特勒作全球性之鬥爭，以保衛基督教的理想，基督教的自由及全人類的自由幸福與文化。

我軍民奮戰兩旬「掃蕩」三八分區敵被擊破

國民黨反動派公開與敵配合 張逆甲清率部投敵夾擊我軍

（本報訊）策應國民黨反動派妄圖「解散共產黨，消滅八路軍，取消邊區」的內戰陰謀，敵寇對我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展開了殘酷「掃蕩」。十六、十八日本報曾有所記載。國民黨駐準格爾旗之綏遠挺進軍游擊第三支隊，亦乘機偷渡黃河，配合敵人向我進攻，這是敵寇與國民黨反動派軍事配合行動之又一鐵證。遠在五六月間，敵寇便在北平、太原、汾陽調集大批漢奸，秘密派到延安、綏德、米脂、葭縣活動，圖作內應。六月十四日，山西偽新民報又發出社論，偽稱「中共調集大軍，對陝甘寧邊區作大規模之警戒行動。」並稱：「渝方亦在蘭州、西安、洛陽三地舉行各戰區作戰檢討會議，根據渝軍委會指令，討論具體警戒辦法」。敵寇不僅鼓勵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邊區，並為國民黨反動派製造出調動軍隊閃擊陝甘寧邊區的理由。七月初，國民黨當局撤退河防部隊，準備進攻邊區的消息傳出後，駐汾陽敵五十九旅團即發出密令：準備配合渝方進攻延安，大舉掃蕩晉西北，切斷晉陝交通，封鎖黃河，繼行反復掃蕩，摧毀各種建設。同時派出大批漢奸到興臨等地，沿岸偵察河防渡口。此時晉西北及榆林、府谷、神木國民黨特務，大肆造謠，說國民黨軍隊已佔領延安，甚至謂中共八路軍領袖有被俘被扣者。敵寇亦揚言西渡黃河進攻陝甘寧邊區爲之呼應。七月中旬，神木、府谷國民黨軍隊已作進攻我神府區之準備，國民黨特務不斷向我河東河曲、保德地區亂搶射擊，我民衆死傷五人。八月十七日夜，府谷國民黨特務份子竟帶一連武裝，偷渡黃河，襲擊我河曲縣巡鎮之區公所及警察處，搶殺警察局馬副處長，擊傷我工作員張江勇同志，俘去我地方游擊隊十餘人，武器也被搶去，搶走白洋五千餘元、農鈔廿萬餘元、衣服用具亦被掠一空。此種行爲，乃對敵人發出的一個行動信號，果然，八月底，敵五十九旅團即集中笠原、瀛村，村川三個大隊及僞軍二千餘兵力，以飛機掩護，九月三日用「奔襲戰術」，分三路掃蕩我八分區，經我八分區軍民英勇抑擊，敵毫無所獲，至十日又秘密集結轉移，十一日突然又分三路奔擊我三分區之臨縣地區，分設合擊寨頭及黃河渡口第八堡、駐虎寨一帶，連日並以飛機多架，往返偵察黃河渡口，狂炸大會坪、羅峪口等地，毀我河防工事一部及民房、船隻甚多。敵人到處姦淫、搶掠、燒殺慘不忍睹，經我軍民猛力打擊後，多分頭鼠竄。敵寇在此次「掃蕩」中，大肆宣傳要「配合國民黨進攻陝甘寧」，「配合國民黨打共產黨八路軍」，「國民黨要配合皇軍消滅共產黨八路軍」。此乃敵寇公開以行動擊援國民黨進攻陝甘寧邊區挑起內戰的鐵證。果然，國民黨軍隊中的反動份子駐準格爾旗之綏遠挺進軍游擊第三支隊司令張甲清，副司令張桂森部三百餘，乘我軍準備反掃蕩時，竟然在河曲以北之大口偷渡黃河，配合敵人向我進擊，五日進到偏關以北之白坡村，六日轉到東南之油房灣，到處搶劫民財，捕殺我工作人員，並一面派騎兵去三岔與敵聯絡，六日夜推到三岔北廿五里之前坡，又派武裝二十餘人去三岔南與敵接頭。在三岔附近對敵鬥爭之我軍某部聞訊，當作緊急措置。七日晨三岔八角堡敵二百餘人聯合出動向三岔東北十五里之水濟灣附近我軍出擊，以迎接叛軍部隊。此時叛軍張部亦向我進攻，與敵人夾擊我軍，我軍民憤激萬分，英勇圍殺，一面打擊敵人，一面掃滅叛軍。結果，敵偽亡廿餘人，張部叛軍在敵寇掩護下，除被我俘獲殺傷者外，大部進入三岔敵據點。張逆甲清跪敵指導官膝下，宣言：「我們投誠皇軍是爲着打八路軍，皇軍進攻八路軍我們願出死力。」現張逆所部，已分駐三岔、八角堡敵據點，作爲進攻共產黨八路軍之先鋒，從此國民黨反動派「叛將如毛」，叛將中又增一名。此次敵寇與反動派配合進擊我神池五寨偏關之舉，已被我擊破。當國民黨反動派軍隊配合敵寇「掃蕩」我根據地消息傳出後，我晉西北三百萬軍民，激憤莫名，並紛紛要求討伐叛逆。又南綫逆犯臨縣之敵，今仍盤據白文一帶，並揚言要在白文修築據點，搶掠秋收，我三分區軍民正在協力破擊中。十九日我軍曾在赤堅嶺與白文之間，上下午連續伏擊敵寇二次，敵死傷甚衆（詳情待後續報）我軍民殺敵情緒因之更爲高漲。

國民黨與民族主義

——爲紀念「九一八」十二週年而作——

民國十三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發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從新解釋民族主義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眞正的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也。』這是國民黨對民族主義最正確的一次解釋。我們試取這一尺度，考量國民黨的民族主義。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上書李鴻章及北京總理衙門，要求滿廷改良政治，開發實業，尚無所謂革命主義。十二月，在香港與排滿團體輔仁文社合併，正式成立興中會，開始標明「驅逐韃虜，創立合衆國政府」二大宗旨，民族民權主義從此萌芽，中山先生也從此成爲中國革命的領袖。一九零五年，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復會兩團體，組成同盟會，革命勢力擴大，終能成就辛亥革命的大功。可是由於中山先生當時的民族主義，內容止限於排滿，因而認爲「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新的強大的民族敵人帝國主義，主觀上不僅未會意識到，而且引以爲可信賴的好友，政治上經濟上寄以高度的希望。一九零六年中山先生致香港總督書，列舉「平治章程」六則，其中有請各國公使當中央政府顧問，各國總領事當各省自治政府顧問及「公權利於天下」等條文。民國元年，中山先生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布告各友邦書」，承認滿清政府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所借的外債，和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的「種種之權利」。民國二年，致大隈重信書，求助倒袁，所列交換條件，比之二十一條，幾乎有過之而無不及。民國八年，發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歡迎外國廣泛投資，實現「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原則。凡此都說明中山先生在與共產主義者合作以前，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並不合於中國民族革命的實際要求。

正因爲如此，所以民國元年，三民主義止存一個民生主義的名目，民三成立中華革命黨，只又落上一個民權主義的名目。但由於民國十年，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中國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階段，在中共及蘇聯共產黨的援助之下，中山先生欣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最先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兩大革命任務，舊三民主義就此變成基本上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新三民主義。十二年一月一日的中國國民黨宣言，表示對新民族主義的初步認識，十三年一月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才明白規定民族主義的內容，並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由於國共兩黨在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走狗軍閥統治等口號上的合作，第一次大革命運動在全中國蓬勃的發展了起來，國民黨因而獲得空前的果實。由此可知，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國民黨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不可能有革命的民族立場。

國民黨反動派利用大革命的力量，一到南京，立即投降帝國主義，瘋狂地實行清黨大屠殺。他們一面投靠帝國主義，一面保存民族的空口號，新三民主義爲之掃地無遺。他們所謂「民族主義」，別有誤解。廿三年國民黨第四屆中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宣言裏，曾說「最近以全體剿匪將士之忠勇奮發，匪國忘身，卒將積年淪陷之地方次第收復，號稱天險之匪巢，根本摧毀，綜覽一年以來之經過，益使吾人深信民族意識之發揚，足以戰勝任何艱難之環境也。」以反共反人民爲「發揚民族意識」，確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極端狹隘的偏見。他們以自己的利益代替國家民族的利益，所謂「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實際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至上，國民黨反動派至上，眞正的民族利益自然被看作至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狹隘的階級利益，必須犧牲整個民族的利益，國民黨反動派得勢以來，一連串禍國殃民的罪行，其總根源就在於此。民族危機愈益加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表現也愈益明顯。

國民黨反動派奠都南京，首先解決南京慘案，道歉賠償，表示對帝國主義甘心屈服。十七年蔣介石由南京率軍北伐，攻克濟南，日寇蓄意尋釁，中國軍隊立即奉命撤退，忍受極大的侮辱與屠殺，造成「五三」慘案。慘案血未乾，蔣介石轉身即進行內戰，爲了牽制馮玉祥軍東出隴海路，而自動要求日軍暫緩撤兵。不久，又秘密承認西原借款，取得餘款作內戰經費。歐戰中，日本奪取青島，發現袁世凱帝制陰謀，因而敢於提出二十一條，此次日寇熟知蔣介石勇於內戰，毫無民族道德，所以，敢於發動「九一八」事變，也並不是偶然的。

（下接第四版）

神府軍民抗屬

中秋節熱烈聯歡

大批慰勞品送往邊防軍

（神府訊）中秋節日，本縣羣衆普遍熱烈慰勞部隊及抗屬，這一天神府凡有駐軍的村莊，居民與軍隊間都相互邀請吃飯，召開軍民聯歡會，座談會，親密團結，如一家人。在中秋節前後數天，大小村莊羣衆，都三五成羣馱着白麵，挑着瓜菓蔬菜，送到邊防軍及機關駐軍所在地。野戰醫院傷病員收到周圍羣衆慰勞的禮物，計麥子三百餘斤，肉四十餘斤，白麵六十餘斤，瓜菜鮮菜等二千餘斤。邊防軍某部收到羣衆慰勞麥子三石，瓜菜一千五百斤。羣衆還動員了三百多頭牲口，給駐軍慰勞燒炭三萬餘斤，解決了當地駐軍數月的燃料困難。某區駐軍在一月內，接連受到羣衆三次慰勞，每次慰勞均在千元以上，部隊雖婉言謝絕，羣衆仍不斷送來，他們說：「你們保衛我們家鄉，我們送點東西，表示一點心意。你們不收，我們心放不下啊！」直[illegible]勞動英雄高山林[illegible]從十里外背着白麵、蔬菜，趕來參加抗屬聯歡會。溫家川、太和寨、花石崖、劉家灘等十餘自然村，羣衆紛紛自動拿出白麵、羊肉、雞蛋、菓子請抗屬們吃飯飲酒。四區太和寨並請抗屬及戰士看戲三天，六區羣衆給抗屬砍柴四千七百斤，互濟食糧八斗，慰勞捐款三千餘元，除原有代耕地外，又代耕抗屬土地一百日垧，五鄉給抗屬砍柴一萬七千斤，賈家新莊給每家抗屬送麥子五升，杜家新莊給每家抗屬送羊肉五六斤。在這次勞軍節裏，總計全縣民衆慰勞的物品：麥子十四石四斗，瓜菜二萬七千八百二十斤，羊卅隻，豬一口，捐款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一元，菓蛋二千餘斤，白麵一千一百斤。

劃分勞軍區域，僅三六兩區十餘個村莊中，在四五天內，就收到白麵三百五十斤，羊肉廿一隻，羊肉二十三斤，雞十六隻，雞蛋六十八個，豆腐八十斤，月餅等一百一十個，瓜菜二百餘斤。

（岢嵐訊）中秋節前，各區村普遍勞軍優抗。一區區公所並日接收各村慰勞品，分送區內抗屬及退伍軍人。區公所於中秋節日宴請全區抗屬×百餘戶，各行政村亦均設宴招待抗屬。

中秋節前一日，城關召開軍戰士代表、退伍軍人代表、商界代表、羣衆勞軍代表，舉行聯歡大會，席間大家同吃瓜菓茶點，暢談國事，歷四小時始散。

× ×

中秋節前一日

興縣城關軍民聯歡

（本報興縣訊）城關軍民於十三日舉行了聯歡大會。在市政府的院子裏，陳列着許多收拾得白白的整豬整羊，和大量的雞、白麵、蕎麵、瓜菓、月餅等禮物。各界羣衆很早就進入了會場，議論着：「敵人夠一年多不來了，不是他不想來，是因爲有軍隊的保護」。在會前[illegible]住了。「常備戰鬥列隊進場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接着完小學生與戰士們的歌聲充滿了會場。宣佈開會後，韓市長和縣府樊科長先後講了軍隊的功勞，和人民對軍隊的熱愛。接着工人、農民、商人和小學生的代表都登台講話，對軍隊英勇殺敵，保護根據地而流血流汗，一致表示熱切的敬意。在掌聲中，軍隊代表向大家致謝，表示要更加「握緊我們的槍，消滅敵偽發動內戰的反動派，早日打走日本鬼子！」最後抗屬代表郭存仁對政府和大家的照護，懇切地表示了感謝。

（本報訊）中秋節前，政府與羣衆各組的慰勞團，攜帶大批物品及[illegible]，提到某部駐地[illegible]。[illegible]慰勞團[illegible]同志談：此次興[illegible]民衆勞軍情緒很[illegible]，[illegible]模範大，各區村都[illegible]

岢嵐婦女

開始學習紡織

（本報岢嵐訊）岢嵐婦女紡織運動開始在一、四區的兩個行政村開展。一區某村婦女十九人於上月集會，討論如何學習紡織，並訂立了每天集體學習，早到早回的紀律，由該區婦救會秘書教給他們。在兩天的時間中，僅花了四兩棉花，即教會了十九個從沒有見過紡車的婦女。四區某村在今年春季即組織了紡織委員會，集股一萬餘元，前後已製出紡棉紡毛車各十五架及織布機一架，已有十九個婦女學會紡紗。縣抗聯已決定於九月中在以上兩個行政村教會九十個婦女，以奠定冬季大量發展紡織的基礎。

紡二廠全體職工

向紡一廠提出應戰

保證每人每天產土布六丈

（本報訊）紡二廠接到紡一廠生產競賽挑戰書後，全體職工非常興奮，在今四屆職工會改選大會上，通過了向紡一廠應戰，並在紡一廠提出的條件之外，增加了一些具體條件，如學習菲菲，保證土經土緯織布時，工人要平均每天織六丈以上，學徒織三丈以上，以及不要報酬的均加義務工等。應戰書已由總工會轉紡一廠。

（又訊）紡一廠工人們對這次競賽均抱有高度的信心，在張秋鳳運動生產開展及用加緊生產以加強對敵鬥爭，制止反動派陰謀發動內戰怒潮中，已經表現出他們偉大的力量與成績。全廠工人在「保衛工廠」的口號下，會自動的組成了工人自衛隊，領下了[illegible]器，由有戰鬥經驗的工人指揮訓練並日夜站崗放哨，同時，增加了一小時的工作時間，近一個月來，有的產量已增加了百分之卅，據雷個人紀錄達到每天十七丈之高，馬俊明、馬明德、馬守均、常玉山等亦平均每天織到十一丈，龔常滿、馬排富平均每天打十緯五斤多，有時打到七斤；女工高崇英雖快要分娩，也每天積極的打四斤多。不論工人和學徒，參加張秋鳳運動的都訂有自己的奮鬥目標，展開了組與組間及個人與個人間的競賽，調動由廠方與工會協同領導檢查，每月總結一次，並將優缺點公佈出來。在用土經土緯織布上，紡二廠早在二月間便在兩台機子進行試織，學徒賀守福平均每日織到五丈；製品在「五一」展覽中獲得過很高的評價。其他××台機子的六百一十根經綫中，也有一百五十根是用土紗的。預計在存洋紗用完之後，即將全部改用土經織布。另外大家又提出了節約人力、物力，不浪費一分時間一點原料，五寸長的紗都要接起來，由自己動手，要節省修補費百分之八十。爲了爭取競賽勝利及配合張秋鳳運動的進行，全廠又展開創造「模範工作者」的運動，從思想上認識提高工作效率之意義。

臨縣

利用農閑

舉辦紡訓班

（臨縣訊）近因棉花價格跌漲，初學紡織的農村婦女，因怕浪費棉花，致影響了紡織情緒。二區婦救會有見及此，趁農事較閑期間，於中心地區舉辦紡織訓練班，負責供給棉花，教導紡織。參加婦女四十一人，借用民間紡車十八架，按紡織熟練程度，分組訓練。各村婦女都熱烈贊助。

織土布的初步經驗

——紡織一廠工作報告——

紡一廠過去雖曾大量生產布疋，但經綫則始終是在採用從大後方運來的十六支紗，本地土紗，只是拿來當緯綫之用。

自今年大後方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我封鎖以後，洋紗來源斷絕，行署會號召我們研究試織純土布，以求擺脫對外的依賴，自力更生，以解決根據地的穿衣問題。因之從本月份起，本廠即全部採用土經土緯織布，一面研究摸索，一面試驗，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半月的時間，織出了純土布近千疋，雖然缺點還不少，但基本上總算解決了土經織布的問題，[illegible]我們這一點初步經驗提出，供給大家研究參考，並希指正。

[illegible]純土布的問題，在於經綫的自給，所以下面主要從經綫的預備上說起，一直到織出純土布。共分五點來說：

一、選紗：土經布能否織的好、提高產量、打好緯綫、減少斷綫，這些要求的決定關鍵，在於經綫的選擇。經綫如能選好，則織布時斷綫可以大大減少，打緯可以緊密，產量可以提高，質量也好，否則將會在預備時與織布時遇到很多困難，不易解決，甚至會完全失敗。

如何選擇經紗，又須瞭解什麼來選擇呢？最初我們總以爲支數越大，也就是說綫子越細就會越好，但實際的經驗證明並不如此，因爲羣衆手工紡紗，棉花本是從彈弓子上一條來的，纖維不順（不平行），紡的越細，反而越不易「勻」，越細越不易有足夠的撚度。我們有很多選好的經綫，算起來是夠十支紗，但用的結果則很壞，原因是不勻，平均雖是十支，因其不勻，個別地方則又會細達十四、五支，撚度與細度就不能適合，使綫子極脆弱易斷。所以首先在選紗時着重「勻」，不要粗細不一致的綫子；其次要綫子緊，撚度高，不要毛茸茸的鬆綫。如論到支數，應一般不超過九支，而以八至九支者爲最適當，太細太粗均不好用。

選好粗勻稱的經綫以後，應再以其不同之撚度，大致分爲二類：其一是撚度較大，韌性較強的綫子，其二則是撚度次些的，以和漿紗時，漿經時分別處理之。

二、漿紗：爲了使土經綫的韌性加強，選好了的經綫，應分別其不同的撚度予以不同漿法。我們已用過的有下面三種：

（1）撚度較大的紗，每斤綫子，需用白麵三兩五錢、鹽一錢、油五分、水三斤，煮成稀的稀漿糊，然後加綫子上去揉搓的時間約需二十分鐘，要滿搓周到爲止。

（2）另一法把麵在鍋內用水和成稠塊子，加滿水煮熟（此似涼粉團），然後與冷水和起，攪成糊糊（這個辦法，但麵較多，每斤綫子，需白麵四兩五錢。），然後同上法去漿。好處是漿下的紗較緊韌而又柔軟。

（3）撚度較低的經紗，漿法則稍有不同，其方法是一「蒸」，用與第一法等量之麵、鹽、油等，先以冷水和成稠糊狀，再用熱水潑起，潑成半生不熟的漿糊，然後拿來漿紗，揉好揉周到以後，把綫子放下蒸籠去蒸，蒸的時間約半點鐘即可。

以上三種漿法，均要求要把綫子攤的勻勻地，然後晾乾，可以先在陽光下曬，時時翻倒，以求平衡的乾，待半乾時，即應移置陰涼處，使慢慢地乾，以便韌性平衡。用油是爲了綫子柔和滑潤，用鹽則是爲了緊韌。

漿出的紗，以最後一法所漿出者韌性最大，織起布來斷綫最少；缺點是綫子變得太硬，致使布面不易平滑。糾正的方法只有把布潮濕後搗它一過。第二法用於撚度大的經綫，質得之紗，緊韌而柔和，並能在土紗個別鬆的地方，不發生「漿疙瘩」，缺點只是用麵較費。第一種方法，好處是手續簡單省力，但只可用於很好很勻的紗。

三、絡紗：絡紗時最應注意的是在細與勻，把漿紗上的每個「大結頭」、「大疙瘩」，一個也不放過，全部去掉，從新結頭，結頭要求極小，結時最好濕潤一下手指，使結頭小而圓滑。

四、整經：土經布每寸究竟應該擺多少經綫才較爲合適呢？才能使布的密度適中呢？根據我們試過的不同數目，經驗是：如果用的土經夠八支，則每寸有五十四條綫子就行了，如再多，則織布開口時，上下經綫間的摩擦增大，斷綫太多，不易織快；太少了，織固容易，但布又稀（稀）。總之，還須視經紗的支數而定，支數大則經紗需要多，否則必須酌量減少之。

五、織布：織土經布，我們還未曾試用過鐵輪機，只是用我們的普通手打木機（俗叫快機子），須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

（1）上下兩經的開口，應特別小，否則會使綫子受力太大，極易中斷。我們開口均最大不過二寸，以一寸五爲最佳（自然舊式用牛角梭子的改良木機者不在此例）。

（2）播布要「緊」，打緯踏綜時，要輕輕用力，不能太猛。

（3）老百姓過去織土布，經綫上、均上水，我們也曾上水，但成績不好，缺點是打篾極吃力，而且上水綫頭不好，影響織布速度，現在改用「潮濕」的辦法，方法是在機下經常倒水，使機房永遠十分潮濕，不令經綫乾燥，斷綫可以大大減少。

（4）綜最好是用綢綜，綢綜不能自動滑過，非用手推綜後退不可，故在經綫不上水的情形下，以用綢綜爲最佳。

現在我們在織了兩個月的今天，我們工人已經從平均一天三丈增高到一天織七丈五丁，僅略低於洋紗。以後繼續增高技術能力，繼續研究與改進方法，則土經織布是完全可以成功的。

總之，一切要求中之最主要的要求，是選紗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則有待於我們根據地羣衆稍紡工作的開展，在稍紡工作中強調「細」，強調支數大，如抗戰日報臨南訊上載的「一兩紗長，至六十丈合到十七支」，了、是似乎還不是當務之急，重要的還是「勻一」，今天在興、臨、保等紡紗技術較低的地方，應在支數上不要求十支以上，八支已經可以了（八支是每兩一百六十丈），而要求粗細均勻，撚度要高（每寸在十八轉左右），織布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由加里寧前綫迄亞速海
蘇軍攻克十三要城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蘇聯公報宣佈，九月十八、十九兩日，基輔方面蘇軍繼續發展勝利攻勢，前進三十至四十公里，佔領博里路基、羅門奈、路布奈、羅摩丹、米羅果羅德等城及其他居民點四百十餘處，內有車尼戈沃西北三英里半的大居民點安尼索沃。在諾波羅什和梅黎托波兩方面，蘇軍勝利攻進二十到三十公里，佔領居民點二百八十餘處，內有大鐵路聯結點城洛吉城、奧列霍夫城及車站、諾加伊斯克城以及頗拉區——塔克納契卡車站。從新伯彼得羅夫斯克方面，蘇軍繼續攻勢，前進十六到二十八公里，佔領大鐵道聯結點巴夫羅格勒城（第城東二十四哩）及其他居民點二百三十餘。在波爾塔發方面，蘇軍克服敵人抵抗，前進十四到二十一公里，佔領克拉斯諾格勒城及鐵道聯結點以及其他居民點一百五十餘。（據路透社記者金氏報導：蘇軍已切斷波爾塔發德寇與基輔的聯絡，德守軍情勢正迅速改變中。通基輔的鐵道交通，必須由羅克藥依夢格——聶伯彼得羅夫斯克的狹仄地帶。蘇機動部隊追擊德寇主力，使他們在未能掘壕據守前作戰。而沿亞速海前進的蘇軍，正向克里米亞的鐵路梅黎托波爾前進，並逼近該城。）諾夫高羅德——謝夫爾斯基以西及西南，蘇軍前進，[illegible]西和西南前進的蘇軍，進十到卅公里，佔[illegible]軍，攻進卅五到五十公里，佔領德斯[illegible]城、奧勒爾州區中心朱可夫卡，大車站及大小居民點三百五十餘，其中有[illegible]餘處。內有術城車尼戈夫州要鎮瓦爾米。布列安斯克西南二十二公里的[illegible]尼科維奇，以及利西尼基、斯托爾基、諾夫沃科沃、卡斯諾也等。斯摩林斯克與羅斯拉佛爾方面，蘇軍前進十到二十一公里，擊破德寇抵抗中心，佔領號稱斯摩林斯克大門的鐵道聯結點雅爾采沃（斯城東北四十哩）及其他居民點百五十餘，內有[illegible]利斯克州要鎮埃利尼亞，以及赤。加里寧前綫蘇軍於激戰四日後，攻克通往斯摩棱斯克公路上的最重要的德寇抵抗中心杜霍夫什納（斯城東北偏西約四十哩）。在吉斯區，蘇軍以猛攻佔領不少敵人抵抗中心，內有聚輔斯卡雅、托爾多凡斯卡雅、諾沃克利姆斯基、阿布勞莫夫索以及沃爾蘇克——沃[illegible]居民點四十[illegible]處。該蘇軍正向刻赤海峽前的最後港口塔曼推進攻。十七、十八兩日，蘇軍共擊毀德坦克四九輛，飛機七三架。

由於兩日來的勝利，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於九月十九日頒發三次命令，分致又立門科、索科洛夫斯基將軍、[illegible]將軍、巴格拉米揚將軍，授予解放雅爾采沃、杜霍夫什納、博里路基、羅門奈、路布奈、羅摩丹、米羅果羅德、克拉斯諾格勒諸城的部隊以各該城之名，並以蘇沃洛夫勳狀，授予在布列安斯克前線英勇戰鬥以及強渡德斯那河成功的若干指揮員。莫斯科於十九日下午九時以一百廿四門大砲齊發十二響，向在斯城前線突破敵陣佔領杜、雅兩城的部隊致敬。

南斯拉夫游擊隊
活躍於通都大邑

據新華社延安電：在南斯拉夫波斯尼亞區，游擊隊收復德寇據點弗拉塞尼卡。在斯普黑特，游擊隊阻止向海岸推攻的德寇。自巴爾幹的二十萬意軍退出戰鬥，使德寇無法彌補空缺，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已能佔領通都大邑鐵路據點。

八月以來，巴黎即發生不少炸彈案，一天並炸死將軍一人，破壞交通與工業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在巴黎至[illegible]一九四[illegible]的號召下，法國工人拒絕到德國做工，日益成為群衆性的運動，在德法工逃回本國者在二十[illegible]以上。游擊運動更在普遍開展中，新近又有十八個新游擊隊成立。

×　×

法共「人道報」
號召法人團結抗德

據新華社延安電：（斯科專電遲到）伯爾尼消息：此間收到七月十日法共機關報人道報，在報頭上以大字標着醒目名言「不積極進攻就是軍事的錯誤」，並在其下撰文，一面紀念法國攻陷巴士底獄三週年，一面痛斥投降派的罪惡，並回溯到當年法共的團結號召。人道報號召法國一切愛國人士與團體，團結在戴高樂與吉羅德將軍的領導下，以加游擊隊、反對追送法工赴德，拒交糧食等，與殘暴的德寇及希賣國賊作戰。

薩勒諾灣盟軍
繼續擴大背水陣地

據新華社延安電：北非盟軍總部公報稱：第五軍由薩勒諾灣繼續前進，佔領羅卡達斯比德、及德維拉、伯[illegible]巴格里，因而盟軍在整個地帶背水陣地，不僅恢復一切已失去的地區，而且開始向內地深入，繼續擴大。第八軍亦有進展。柏林亦承認德軍在薩勒諾區「縮短防綫」（在意大利前綫的德軍，據合衆社消息，計六個師團）。盟機爲陸上部隊開路，不斷轟炸羅馬以南各地。

又訊：盟軍又佔領意大利西岸兩島，一離那不勒斯十一哩，一離羅馬七十哩。此外，撒丁島德寇經盟軍兩師追攻後，已完全撤退到科西嘉島。

延安各界沉痛紀念「九一八」
朱總司令林李主席講話
痛斥反動派禍國政策
望國人堅持抗戰收復一切失地

據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九一八」十二週年，延安各界代表千餘人於下午四時以沉痛悲壯的心情，舉行紀念大會。在此國民黨反動派抗戰日益不力、投降危機日益加劇之際，每個人步入會場時，都爲悲痛淪亡東北四省三千萬同胞在敵寇鐵蹄下過活着；兩旁有展望主席台兩側所懸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朱德兩同志的巨幅肖像，勝利希望不禁油然而生，臨時充滿收復東北失地、解救三千萬同胞於倒懸的堅決信心。大會推舉朱總司令、林主席等六人爲主席團。

朱總司令沉痛地指出「九一八」這個痛苦的紀念日，中國一槍未發，便喪失了四省土地，斷送了三千萬同胞。這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綱領政策的結果。這種賣國政策受到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要求堅決抗日，於是爆發了雙十二事變。從這時起，國民黨才被人民所逼開始談判抗日。但武漢失守後，又逐漸由抗戰而「觀戰」，對內實行法西斯主義，企圖反共鎮壓人民。我們反對這種行徑，我們要堅決打擊這種反革命企圖，我們要實行全民抗戰，實行民主，依靠自己，依靠人民，收復一切失地。現在我們的友邦對中國消極抗戰份子看得很清楚，盟國人民會幫助中國人民抗戰。

林主席講話時，首先說只有消滅法西斯，「九一八」的恥辱，亡國滅種的危機才能消除，然[illegible]，有國東北的時間也不遠了。他回述從「九一八」起到目前這一時期中，國民黨反動派實際政策的反革命政策與中共忠實於民族的正確政策，明顯地看出了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早已結成血肉相關的關係，有中共在，中華民族就可以保證不至於滅亡。林主席結語稱：東北的命運如果在共產黨八路軍手上，沒有他們，要想抗日收復失地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要團結，進步，進行民主政治與經濟建設。「九一八」開始於東北，也要在東北[illegible]寫，希望全國人民都有此信心，堅持抗戰團結，反對投降分裂倒退，東北一定可以收復。

李副主席在他的講話中說：今天我們要收復失地，趕走日寇，[illegible]決就是要[illegible]共政策實[illegible]，當然別人要打日本，別人不打，只有我們自己也要打到底，打出[illegible]，打到鴨綠江邊，一定要把三千萬人從水深火熱的情況中拯救出來。爲了堅持抗戰取得勝利，首要的是要生產，豐衣足食。

李副主席講話後，自動要求講話者很多，以時間過晚，主席李鼎銘同志建議提請演講者請以便在報上發表。至此，遂在熱烈的口號聲中散會。

新島盟軍攻克雷區
強大盟軍襲擊吉爾貝特島

據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公報宣佈，新幾內亞雷區已被盟軍佔領，敵死傷極衆，殘敵正通過叢林，逃向高一萬四千呎的山脈附近，但因山脈進口處已爲盟軍封閉，其覆滅的命運已不可免。

又太平洋區強大盟軍於十八日襲擊吉爾貝特群島北部塔瓦拉島和吉爾貝特群島以西那薩島上的日軍基地。據公報稱：此次攻擊乃依照計劃，於十八日晚和十九日白天實行，詳情尚未明。此次攻擊，說明盟方攻勢已伸展到中太平洋。

論第二戰場

（續上期三版）

有些人努力企圖證明不但第一戰場已經實現，而且「第三」甚至還有「第五」「第六」戰場（包括潛艇和空戰等）都已經實現了。那是不必多加討論的，歐洲第二戰場是斯大林還在一九四二年秋天所說的戰場，要能夠牽制德軍約六十個師，從德國的盟軍約二十個師團，第二戰場的意義就是說：我們的盟軍要使得在歐洲大陸的軍事行動中，逼迫希特勒德國分散其有效部隊，在西線牽制其陸上部隊的三分之一或至少四分之一。

歐洲第二戰場可以劇烈地改變戰局，在蘇德戰場上立刻保證我們的實力大大的超出德軍。這也就是說：第二戰場可以決定地縮短戰爭時間，就是說歐洲第二戰場是一九四三年內打垮希特勒的關鍵。

有許多藉口遮擋着西歐第二戰場的遲不開闢，譬如有人討論着事實上不存在的「大西洋壁壘」，有人討論着所謂「一舉解決的」船隻問題和「登陸的冒險」。可是「大西洋壁壘」的「不可克服性」，僅不過存在在那些相信這種新發明的人們的想像之中，如此而已。至於某些人樂於討論的船隻問題，甚至說話的人，也未必確信，已經一再被事實本身，被同盟國特別是美國船隻的急劇增加，被發表出來的數字所駁倒了，在盟國軍隊和軍器去年在北非的登陸以及在西西里登陸作戰的輝煌成就之後，關於船隻困難的一切議論都應該消失了。關於「登陸的冒險」，一年多以來，曾一再有人提起，但這種論據是不能給苦戰了兩年餘的軍隊聽的，這個軍隊承當着反希特勒戰爭機構的鬥爭的全部重量，爲了同盟國的共同目標，在任何犧牲之前決不躊躇。某些方面人士——很少是真的——能直對迅速結束戰爭一節不感興趣，這是不能否認的。

但是，按理說起來，在這樣重要的國家內，對於把私人的自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顧在希特勒奴役之下受苦受難的淪陷國家的利益的軍火製造商以及其他人們，是決不能給以太多的自由的。兩年以前，在英國職工大會席上，據說有一個當時的部長[illegible]提議，大意說蘇軍和德軍弄得兩敗俱傷，英國不妨坐山觀鬥。那之後不久，英國政府就把這個部長撤掉了，可見他的意見並不是不被注意，而且很明顯地也不是沒有正常的估計。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不僅說明了希特勒在歐洲的最大盟國的崩潰，[illegible]的過程尚未完結，各種小丑們在意大利舞台上跳躍。但意大利的事變，最強有力地刺激了希特勒歐洲內部政治上的分崩離析，使希特勒獨霸歐洲稱霸全世界的[illegible]，從此更容易走向絕路。今年，希特勒德國在蘇德戰場上遭遇空前的困難，紅軍接二連三地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盟軍佔領西西里，快要完成了，意大利除了完全投降之外，沒有別的路。不僅如此，決不能忘記我同盟軍在地中海可能有斷著的成就，首先是由於紅軍兩年以來對我們共同敵人的主力的英勇鬥爭，由於無私的犧牲在整個蘇德戰場上對敵人實施強有力的牽制。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是十分重要，因爲戰爭是否將延長，新的巨大的犧牲是否能避免，都要看這個問題是否解決。

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那意思就是說在目前有利的情況之下，使希特勒德國充滿「決心」，決計消滅希特勒[illegible]以及希特勒集團在各民族頭上的戰爭，決不允許戰爭延長，決不允許[illegible]的巨大的犧牲，[illegible]人民的雄厚實力[illegible]到此目的？人民並不能不提出希望，希望迅速消滅[illegible]的希特勒，以及他們[illegible]十餘戰爭。（完）

國民黨與民族主義

[illegible]（上接第一版）

「九一八」以前，日寇發動萬寶山慘案，中村失蹤事件，一步緊一步的試探南京政府的態度。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正在專心「剿共」，通令東北防軍「避免衝突」，這使日寇更無所畏忌了。「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指示張學良，以「絕對不抵抗主義」，而依靠國聯解決東北事件。中國失地，自己不但不收復，而且下令[illegible]，[illegible]又籲請國聯「公理之解決」，豈非怪事。二十二年，蔣介石在撫州對中路軍講話，最能代表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東北失守的態度：「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這回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試問這一切瘋狂的措施和荒謬的理論，是不是根本否定了民族主義的氣味。國民黨反動派對日[illegible]的投降路線，[illegible]「逆來順受」才能事事，而對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卻又極盡其慘殺壓迫之能事。隨著「攘外必先安內」，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實際上，抵抗的對象是人民，安內的對象是抗日先鋒中國共產黨。為了抵抗人民，不惜勾結日寇，竭力破壞十九路軍、東北義勇軍、抗日同盟軍、福建人民政府的英勇抗戰。為了抵抗人民，頒佈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施行辦法」、「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敦睦邦交令」等等，宗旨不外是：凡宣傳抗日者，均屬「危害中華民國」；危害中華民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全國革命志士和熱血青年，犯救國罪被殺戮者[illegible]，何止數十百萬。為了安內，軍事上就[illegible]蔣介石竟至以死自誓，不剿滅共產黨不止，下令剿共部隊：「一、[illegible]，一律處決；[illegible]」……「赤地千里」的慘酷，鐵石人也要下一滴眼淚，國民黨反動派卻是決不動心的。為了安內，設立廬山軍官訓練團，聘請[illegible]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及意國軍事教官，講授「剿共」新法，灌輸法西斯主義，使大批國民黨員放棄了孫中山的革命主義而去盲從反動的法西斯主義，民族思想之斷喪，莫此為甚。國民黨當局摧殘民族有生力量無所不至，仇共仇人民的心理，發展到不可理喻的程度，這是不是還有些許民族主義的氣味？

再看他們所說的「攘外」。蔣介石在「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講演中，公然認為「中國是世界各國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現在要將中國來做他一個國家獨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國來決戰，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國來決戰，他就掌握不了[illegible]，[illegible]不能在東亞做盟主，也就不能併吞我們[illegible]。[illegible]世界各國會[illegible]

[illegible]來侵中國，「抵抗」日本的。在國聯還沒有出來打日本以前，「我們現在還是沒有立國的資格，不配稱為現代國家！當然抵抗不了日本，當然要給敵人來壓迫，要犧牲！」「如果不待時而動，貿然作戰，都只有滅亡而已。」「我們抵抗敵人的條件，一點也沒有！」「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佔領起來。不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隨時可以佔領，無論那一個地方都可佔領。」把日本描寫到如此可怕的程度，自然不必談抗戰，自然只好讓日本奪去東三省熱河，自然只好日本要什麼給什麼，自然只好簽訂「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及其他出賣祖國的投降條約，毫不容惜。反正世界各國會替中國打日本，「我們有最好的機會可以復興民族」的。把自己的國家認為「公共殖民地」，這種卑鄙至於此極，是不是還有些許民[illegible]「九一八」以後，中國就在這種黑暗混亂的狀態中渡過了幾年，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助長了日寇更大的侵略野心，終於爆發了「七七」盧溝橋事變。

[illegible]中國廣大人民抗日的狂潮，[illegible]高漲，[illegible]國民黨軍隊[illegible]去了；雙十二事變，證明蔣介石堅決不抵抗和反共的主張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中國共產黨本其團結抗日一貫的宗旨，[illegible]，西安事件得到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的內戰。然而國民黨反動派還不是甘心的，[illegible]，中國人民對之[illegible]，「七七」事變發生，國民黨當局被迫走上了抗戰的道路。

武漢失守以前，國民黨[illegible]不少軍隊在南北各戰場上，確是表現了可歌的民族精神。殉國將官不乏其人。士兵捨身奮戰，前仆後繼，可歌可泣，可謂[illegible]。國民黨當局不能採納[illegible]的建議，[illegible]，反對游擊戰術，又不斷下令中止戰爭，[illegible]，[illegible]戰速決，再以戰略指導上的失算，增加不必要[illegible]的犧牲。尤其是不肯發動民眾，唯恐人民自動起來參加抗戰，[illegible]民眾團體不是包辦，就是解散，派特務進行破壞。壓抑人民抗日積極性，[illegible]抗戰事業之外，不但孤立無助，[illegible]隨而低落。國民黨反動派對[illegible]，口頭[illegible]「精誠團結」，[illegible]，企圖瓦解共產黨及其軍隊，以[illegible]。[illegible]

交涉」的抬頭，所以「七七」以來，所謂「和平」之門從未關閉。抗戰開始，汪精衛再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張，蔣介石還希望爭取「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的和平。開戰不久，就接受德大使陶德曼的議和條件，繼又贊同借外力調停中日戰爭，幻想[illegible]「[illegible]」的救星。這就說明國民黨當局被迫抗戰，內心主和，如果獲得「光榮和平的條件」，國民黨反動派放棄抗戰，出賣民族，早就成為事實了。

武漢陷落，國府遷都重慶，「和平」聲浪，益甚囂塵上，並不因汪逆出走，稍行減弱，而且因汪逆的叛國勸降，更形猖獗。「遠東慕尼黑」的不斷策動，「議和」、「談降」、「直接談判」、「間接媾和」、「秘密接洽」、「公開調停」等等不鮮名詞與事實的層出不窮，國民黨當局動搖恐懼，不可終日的窘相，斷然可見。「和」已成為重慶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只在於如何「和」。二十八年一月，路透社發表一個中國官員的談話：「對共問題，將成為一爭點，此一錯綜事件，至今未獲妥善之解決方法。」這句話的實質就是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中日和議早可以成功。正因國民黨反動派急於議「和」，必然積極反共，於是有一套又一套的「溶共」、「防共」、「限共」、「滅共」等陰謀，有摩擦、暗殺、活埋、囚禁、迫令自首變節等暴行，有軍事攻擊、特務破壞等等毒計，每一次的反共高潮，也就是每一次投降的高潮，反共與投降，成為一件事的兩方面。由於反共的失敗，更進一步的勾結降敵，協力勸降，例如擁兵三百萬，主力用在對內，戰場上僅僅面對着日寇二十餘萬人，實行「觀戰」，降敵將領多至六十人，一般都是「曲線救國」的偽軍，卻被國民黨當局認為「忠貞不移」，「效忠黨國」。偽政府大漢奸頭子，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多至二十八人，比他[illegible]要人又有二十[illegible]人。汪逆偽政權的特務組織，由國民黨反動派特務幫助組成，締結「反共同盟」，與開先及各色「勸降大使」，尤其是最近日寇四次誘降以來，紛紛「說降」回返重慶，國民黨報紙一律予以誇揚歡迎。而這些事實，不能不令人懷疑重慶與南京，究有多少區別？來來往往，[illegible]，如此方便而又頻繁，究竟中間還有多少界限？是否先反共再投降，或先投降再反共的「爭點」尚待商決？是否今日還有的問題只在何時全面的公開的正式的投降？如果是這樣，我們實在不忍想像，但是事實[illegible]，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尤其甚者，以中國抗戰最高統帥、民主同盟[illegible]的蔣介石，於抗戰形勢[illegible]的今年，竟要出一本「中國之命運」的[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國已獲獨立自由：「中國之命運」也說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對外奮鬥之民族主義已成過去。這本書被全中國人民暨世界正義人士所反對，只有日寇贊為「方向沒有錯誤」的「名著」。[illegible]已經與侵略者[illegible]化，是不是還需有抵抗的行動呢？中國是否還算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國家？民族主義是否還應該存在並發揚？對這些萬分嚴重的問題，「中國之命運」的答案是與中國人民的答案完全相反的。這本書自己宣告國民黨民族主義的死刑，而民權民生二主義如早已死亡，早已被宣佈為不需要或過時，那末國民黨到底還有些什麼「主義」呢？這不是國民黨有史以來的大危機麼？

由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歷史本來很短，只在改組以後到北伐初期發展過，抗戰時期本來應該恢復了，不幸恢復的很少，破壞的更多得多，正因為在抗戰時期，故其所造成的罪惡，亦比過去時期更不可饒恕。但是國民黨當局至今卻仍然警不覺悟，直到這次十一中全會，還在進行所謂「民族危機確已渡過」的欺騙宣傳。國民黨反動派以民族主義的幌子欺騙中國人民到了這一步田地，難道今天還不應該加以揭穿麼？

中國之所以能發動抗日大戰，所以堅持到今天，將來還要堅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後勝利，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就有反帝反封建的綱領。由於有了中國共產黨，才會有國民黨的反帝的民族主義。正當「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共中央就提出抗戰的意見，以後繼續為民族生命痛切呼籲，要求停止內戰，開放民主，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團結抗日，國民黨反動派始終無動於中，進攻更急。二十三年中共中央領導紅軍主力經二萬五千里艱苦長征，以求迂迴曲折地達到抗日前綫。但被國民黨軍隊[illegible]，[illegible]抗戰道路於前，拒絕中共中央與紅軍將領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再三再四呼籲於後，直到雙十二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更表示了偉大英明的政治遠見，莫與倫比的民族忠誠，才使一場大風波得以平安渡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成功，民族的危機得以挽救，而抗戰才得以實現。

「七七」事變後，軍事上政治上中共堅持正確的抗戰團結進步的主張，在全國各地，奮鬥不懈。七年來的事實，已經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合於民族利益與抗戰要求的，因此得到了偉大的成功與廣大的擁護，而與此相反的主張，得到的卻是慘痛的失敗與無情的唾棄。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收復廣大失地，[illegible]大量的敵偽[illegible]，[illegible]大後方。六年來全軍戰鬥六萬三千次，第六週年平均每天作戰七十六次，[illegible]偽軍六十三萬人，抗擊敵軍[illegible]，佔全部侵華敵軍總數百分之五十八；抗擊偽軍五十六萬人，佔全部偽軍百分之九十。國民黨當局不放一槍一彈，反誣為「奸軍」「叛軍」，而

試問國民黨三百萬大軍能不能提出戰鬥的真實數字與八路軍新四軍作一比較呢？國民黨軍隊在敵後的，絕大部份變了偽軍，其存在的，三年以來據統計只應了九次戰，平均五萬六個人才能打敵人一個人，而且還不能阻止敵人的前進，這是什麼緣故呢？共產黨只有戰死的烈士，沒有投降的將軍或中央委員，而國民黨今日的叛將如毛，降官如潮，又是什麼緣故呢？敵人稱「共產軍為皇軍之大敵」，要進行「百年聖戰」，他敢不敢向共產黨說一聲「和平」？而相反地，什麼他們就毫不疲倦的專對着國民黨公開誘降呢？

誰是中華民族忠實的衛士？誰是中國人民光明的救星？誰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真正實行者，事實是最公正的裁判人，在這裏需要有虛心的客觀的態度，單靠造謠吹牛，招搖撞騙，是無濟於事的。

中國共產黨光明磊落，堅決站在民族立場上，願與任何中國人攜手，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早已結成血肉相聯的關係，有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就可以保證不至於滅亡。反共反人民反民族，三者是一件事，誰反共誰就要被人民驅逐，走上死路。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回想一下，改組前的國民黨是什麼樣子？獲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以後，又是什麼樣子？你們在抗戰以前，對於日寇，不是害怕到以為三天就會亡國麼？國民黨獲得共產黨的合作以後，不是反而抗戰已經七年，勝利在望了麼？共產黨的勸告是應該接受的，共產黨的幫助，對國民黨是有大利的。兩次合作的經驗，足夠說明這一真理。因此我們對國民黨當局寄予唯一的希望，就是必須恢復和[illegible]改組到大革命時代國民黨曾接受過的共產黨所揭出的那個民族主義，依靠民族自身的力量，為民族的獨立自主而奮鬥。必須放棄以「公共殖民地」自居的卑劣觀念。「以蘇聯的陸軍打日本的陸軍，以英美的海軍打日本的海軍，以蘇英美的空軍打日本的空軍，中國則保存實力，坐收成果，只待日蘇戰爭爆發，他們的手就可以空閒起來，可以放手大打共產黨」那種妄想如果不放棄，結果只會是悲觀失望，結果只有走上叛國投降的死路。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背叛民族主義而造成的「九一八」事變，到今天已經十二週年了！十二年來，國民黨反動派不但沒有悔禍改過，反而一時[illegible]，[illegible]國府[illegible]的加行，甚至有發展到[illegible]的徵兆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擺在我們的眼前，全國人民趕快起來加以制止啊！我們在此還要奉請國民黨內真正的中山信徒，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眼看中山手創的國民黨要被反動派斷送了，還可以隱忍不挽救麼？為要證明你們的民族立場，說服你們和人民站到一起，大家來共同為民族效力。只有這樣，國民黨才能保存它的民族主義的一綫生機，也才能保存它自己的一線生機！

（解放日報社論）